

岩雪胡賁世

[台湾]高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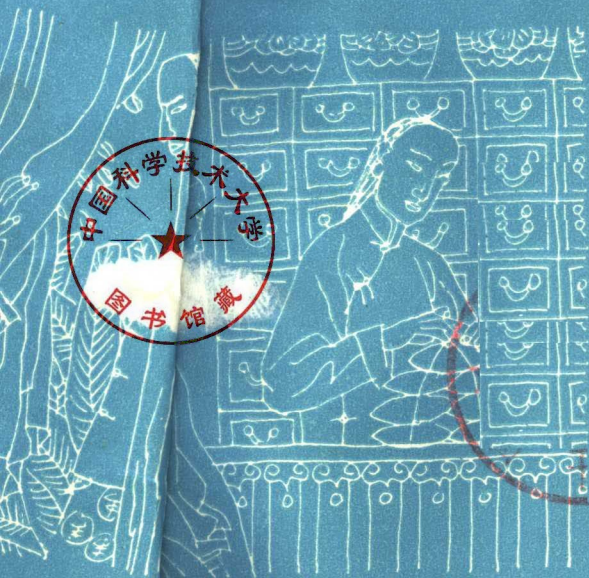


经商必读奇书

「台湾」高阳

一代巨贾胡雪岩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封面设计: 池沙鸿

一代巨贾胡雪岩(上、下) 高 阳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线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8.375 插页4 字数891000 印数5001—15000
1994年3月新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745-0/1·692 定 价: 28.00 元

十 六

当天回家，胡雪岩叫阿福把住在附近客栈里的陈世龙找了来；他是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，到松江接枪，已经用不着他了。眼前在杭州也没有什么事，可以先回湖州一趟，去见一见“丈母娘”。

“不必！”陈世龙说，“接枪的事情，也很麻烦，我跑不了，老爷去好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胡雪岩倒有些诧异，心想这是事与愿违的“美差”；陈世龙不该不领情。

他何尝不领情，心里也巴不得去看一看小别数日便如数年的阿珠；只是为了感恩图报，自愿出力。而这话他又不愿说，觉得说了便没意思了，因而沉默不答。

胡雪岩是察言观色，只须稍为用点心，便可以看透他的肺腑，心里暗暗欣慰，也不说破，只这样告诉他：“叫你看丈母娘是‘顺带公文一角’，湖州我一时去不了，有好些事，要你替我去办。你不必到松江去了！”

最后一句话，完全是长辈的口气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陈世龙只好点点头。

“第一件，你跟你郁四叔去说，如果有多余的头寸，我要用，请他汇到阜康来，期限最好长一点，利息我特别加厚。第二件——。”

说到第二件，他沉吟了，意思是想把黄仪调开；但丝行才开始做，总得把这一“季”做出个起落来，净赚多少，该分多少花红，有个实实惠惠的交代，则宾主尽欢而散，才是正办。照目前这样子，仿佛有些过河拆桥，传出去于自己的名声有损。

“世龙，”他问：“你看黄仪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“本事是有的，不大合得来群。”陈世龙直抒观感。

“对！你说到了他的短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你丈人自己说过，‘吃不住他’，我要想个办法，把他调开；不过目前还不到时候，你跟你丈人说，好歹先敷衍敷衍他，到明年我自有妥当办法。”

“我晓得了。”陈世龙又说，“郁四叔那里，最好请胡先生写封信。”

“信我是要写的，还有东西带去。啊！”胡雪岩突然喊了起来，“我倒想起来了，老黄文墨很不错，我想请他来帮忙，专门替我写写信，你倒探探他的口气看！送他的酬劳，一定够他用，你看他的意思如何？写信来告诉我。”

“这倒也不错。老黄这个人也只有胡先生能收服；他做事最好自己做自己的，不跟人联手，一定做得好。”

这样商量定了，陈世龙便整整忙了两天，把胡雪岩要带到湖州送人的土仪杂物；以及他自己“孝敬”丈人丈母娘的衣料与食物，向阿珠献殷勤的胭脂花粉，一起采办齐全，再下一天就下了航船，直放湖州。

一上岸先到大经丝行，迎面就遇见阿珠的娘；心里没有预备，顿时搞得手足无措；首先称呼就为难，自然不能再叫“张太太”；但又老不出面皮喊声“娘！”

阿珠的娘，却是又惊又喜，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她说，“来，先坐了再说。你丈人也在里头。”说着，她自己先转身走了进

去。

陈世龙定定神，心里在想，看这样子，丈母娘对自己是中意的——他唯一的顾虑，是怕阿珠的娘，觉得受胡雪岩的好处太多，不一定以这头亲事为然；或者口中不说，心里起了个疙瘩。现在，这个疑虑似乎是多余的了。

由店堂绕过屏风，走入第二进就是客房，这时不是收丝的季节，空荡荡地一个客人都没有，但旁边厢房却有人，是黄仪，在窗子里望见了便喊：“啊呀！新贵人上门了！”一路喊，一路抢了出来，笑脸迎人。

陈世龙有些发窘，站定了脚招呼一声：“黄先生，你好！”

“你发福了！”黄仪歪着头，从上到下把陈世龙端详了一遍，“上海住了几个月，样子变过了！”

这一说引起了阿珠的娘的注意，也是退后两步，直盯着陈世龙看，爽场上的衣饰总要漂亮些，又是“丈母娘看女婿”，所以她脸上的笑意越堆越浓，这样就更要惹得黄仪开玩笑。

“张太太，”他笑着说，“回去慢慢看！新贵人脸嫩，看得他不好意思了。”

“晓得他脸嫩，你就少说一两句！”阿珠的娘已经在卫护女婿，这样笑着说，“都到里头来坐！”

“对！”黄仪兴味盎然地，“我到里头来看你们‘见礼’。”

阿珠的娘心里一动，立刻有了个主意——她是体恤女婿，看陈世龙有点发窘，心里便想，“毛脚女婿”第一次上门，总要有个媒人，或者男女两家都熟悉的亲友陪着，彼此才不致尴尬。现在陈世龙象个“没脚蟹”似的，要请黄仪来帮忙，媒人照规矩是两位，有了一个胡雪岩，另一个不是现成在眼前？

于是她说：“黄先生，我们女家的大媒是胡先生；男家的大媒老爷，拜托了你好不好？”

“怎么不好？现成的媒人，求之不得。”

陈世龙也听出丈母娘意存体恤，这样安排，再好不过，便向黄仪拱手作揖：“黄先生，我重重拜托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”黄仪很高兴地说，“那么，张太太，我要叫你亲家太太了！”

就这样说笑着，一起进了胡雪岩以前所住的那个院子，老张闻声迎了出来，也有意外的惊喜；陈世龙喊一声“爹！”有了爹自然有娘，黄仪以媒人的身分，从中牵引，陈世龙便又替老张夫妇磕了头，正式见过礼，改了口，把阿珠的娘笑得合不拢口。

这时大经丝行里用的伙计、出店、烧饭司务，还有两三个缙丝的女工，都跑了来看热闹，因为陈世龙平常人缘极好，所以都替他高兴，但也多要开几句玩笑。陈世龙觉得最艰难的是见丈母娘这一关，这一关一过就不在乎，脸皮也厚了，随他们去说，只报以矜持的微笑。

然而另一个难关又来了，这一关不是他自己难过，是替阿珠担心——说巧不巧，阿珠从家里到了丝行，一路走进来，就看见大家想笑不笑，已在怀疑，等踏入院子，第一眼就看见陈世龙，心里一慌，赶紧想溜，已来不及。

“阿珠！”老张在里头喊。

阿珠不理，依旧往外走；有个缙丝的女工叫阿翠，生性最好事，偏偏就在她身后，堵着门不让她出去。

“走开！”她低声怒喝。

“你不要逃嘛！”阿翠笑道，“又不是不认识。”

于是里面也笑，外面也笑，终于让阿珠夺门逃走，陈世龙才算松了一口气。

阿珠的娘记挂着女儿，同时为女婿设想，料知他一颗心也

早就飞了出去，因而看一看天色，提议回家，顺便邀黄仪一起去吃晚饭。

黄仪大喜。他不喜欢赌钱，也不会花花草草在外头搞女人，甚至连旱烟都不抽，唯一的嗜好，是口腹之欲，这位“老板娘”的烹调手段，他是领教过的，只是在老张父女到上海去的那些日子，只有阿珠的娘带着个使女爱珍在家，他不便上门去叨扰，从老张回来以后，才又去吃过两次饭，家常肴馔，清洁有余，丰腴不足，未能大嚼，今天又是款待“毛脚女婿”，又是请媒人，自然有一顿称心满意的晚饭好吃了。

“你先去！”老张对他妻子说，“胡先生带来送人的东西，我跟世龙先料理料理，弄好了就回家。”

“今天也晚了，留到明天再说。”阿珠的娘这样嘱咐：“世龙就住在店里好了，要茶要水也方便。要住哪一间自己挑，挑好了叫他们打扫，铺盖到家里去拿。”

这番体贴，完全是父母之心；陈世龙极其感动，但也很不安，就此刻他已觉得岳家的恩情太重，不知如何报答？加上胡雪岩的一手提拔，越有恐惧不胜之情；于是不由得又想起阿珠的那番激励：“‘好女不穿嫁时衣’，这些首饰，可惜不是你买给我的！”同时也记起了胡雪岩对阿珠说过的那句话：“等世龙将来发达了，给你买金刚钻。”两下凑在一起，陈世龙死心塌地了！

“爹！”等阿珠的娘一走，陈世龙这样对老张说：“你先陪了黄先生回去。我把胡先生交代的事，办完了就来。今天我仍旧回家去住，省得麻烦。”

“何必？”黄仪劝他：“明天一早来料理也一样。”

“不！”陈世龙固执地：“今日事，今日毕，明天有明天的事，积在一起，拖到后天，那就永远料理不清楚了。”

听这一说，已入中年的黄仪不断点头，“老张！”他说，“你

这个女婿，人又变过了，不但聪明勤快，而且老成扎实！真正是乘龙快婿，恭喜，恭喜！”

老张是忠厚老实到了家的，自然更欣赏陈世龙的作风。要这样，后半世才有依靠！照他的想法，当时就想下手帮忙；但既邀了黄仪回家吃饭，也不便让他空等。就这踌躇之间，有了个主意，正不妨趁此机会跟黄仪先谈一谈如何办喜事。

陪他到家，刚一进门，里面阿珠便躲了开去；爱珍来开了门，第一个先寻陈世龙，看看不见，便失望地问了出来：“噢！姑少爷呢？”

骤然改口，老张倒是一楞，想一想才明白，随即答道：“在收拾东西，要等下才来。”

听这一说，爱珍便急忙到厨房里去报告消息。阿珠跟她一样失望，但似乎又觉得轻松。不过，还有个黄仪，这时一走出去，必定受窘，因而又有些上心事。

她娘看不出她的心事，正忙得不可开交，要在个把钟头以内，弄出一桌象样的菜来，着实要费一番手脚。而且不但手脚忙，口中也不闲，一面调理咸酸，一面不厌其详地讲解，让阿珠都听得有些烦了。

“娘！”她说，“这时候哪里有工夫讲空话？”

“你当是空话？”做母亲的大为不悦。

“马上要自己做人家了，我教得你一样是一样，你还不肯学！”阿珠的娘埋怨女儿，“虽然上头没有婆婆，旁人要说闲话。一把锅铲刀上没有点功夫，你想想，男人怎么会在家里耽得住？”

话是不中听，但看娘忙成这个样子，阿珠不肯再跟她争辩；只是一向撒娇惯了的，不顶句嘴办不到，便笑着说道：“随你，随你！你老太太喜欢罗嗦，尽管去罗嗦好了！”

阿珠的娘，实在也没有工夫“罗嗦”了，却又惦记着外面，“你去听听！”她说，“黄先生跟你爹讲些什么？”

这句话正中下怀，阿珠随即出了厨房，躲在窗下，用发簪在窗纸上戳出个小孔，悄悄向外窥探。

外面一主一宾，神态各别，老张正襟危坐，显得极其郑重；黄仪却是翘着“二郎腿”，很随便的样子，这时正是他在说话。

“换个庚帖，方便得很，回头叫你们大小姐去买全帖来，我马上就写，男女两家，归我一手包办。还有啥？”

“还有，‘送日子’归男家。”老张停了一下又说：“世龙预备啥时候办喜事，拜托你问他一声。”

“你何必还要我问？”黄仪笑道，“你们翁婿这么熟的人，用得着我这个现成的媒人传话？”

“这也是规矩。总要请大媒老爷——。”

“老张！”黄仪突然打断他的话说，“所谓六礼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，只有一项，我该替女家效劳的。‘纳征’怎么说？”

“六礼”二字，老张倒听说过，“纳征”他就不懂了。后面的阿珠正在纳闷，听语气是不知出了什么花样？所以越发侧耳细听。

“纳征就是聘礼。这个上头，你们自己不好开口，我倒可以替你去问。”

“原来是聘礼，这个已经有了。想来你还不晓得，应该请你过目。”

于是老张亲自入内，小心翼翼地捧了个朱漆描金的拜盒出来，打开一看，是这么四件首饰，黄仪大出意外。

“是胡先生代世龙送的。”

这句话使黄仪更感意外。他对胡雪岩的接触不算多，但却听说过许多说他慷慨的话，于今一看，果不其然。这位“东家”本性着实宽厚，就跟他一辈子亦何妨。

“好极，好极！”黄仪也替阿珠高兴，“将来新娘子珠围翠绕，打扮出来，格外出色。我看老张，现在凡事有胡先生替世龙作主，啥事情你不必问我，问他好了。”

这一句话，确是要言不烦，老张爽然若失，问了半天，原是白问，照现在这样子看，只怕陈世龙也做不得自己的主。说不定胡雪岩已有话交代，等下倒不妨问问他。

又闲谈了好一会，黄仪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正想开口先向主人家要些什么点心来吃，总算还好，陈世龙到了。

一路上他是想好了来的，虽说结成至亲，不过多了一重名分，在岳家他仍旧应该象从前一样，才显得亲切自然，而且也为自己减除了许多窘相。所以招呼过后，一直就往厨房里走去。

一踏到后面，顶头就遇见阿珠，双方都以猝不及防而微吃一惊，但亦随即都在心头浮现了莫可言喻的喜悦；陈世龙只叫得一声：“阿珠！”便把一双眼睛瞪住在她身上不放。

“你有几天耽搁？”她很快地说，声音也很轻。

不问来，先问走，便已见得她的不舍之意；就这样一句平淡的话，已使得陈世龙回肠荡气，真想终老家乡，一辈子厮守着阿珠。

然而他也马上自谴，觉得起这种念头就是没出息；因而放出那种无所谓的神态说：“要看胡先生的意思，他差遣我到哪里，就到哪里，信一来就走。”

阿珠不响，心里有许多话要说，而此时此地不是细诉衷曲的时候，便侧着身子努一努嘴，意思是让他到厨房里去跟她娘

打招呼。

陈世龙会意，微笑着点一点头，走过她身边时，在暗地里捏住了她的手，柔荑一握，入手心荡，倒又舍不得走了。

阿珠不赞成他这样的行为，只是不忍拒绝；倚恃母亲的宽容，就看见了也不会责备，便尽由他握着。偏偏不识相的爱珍一头冲了出来；阿珠眼尖，夺手便走。陈世龙也有些吃惊，搭讪着说：“爱珍，我有两样东西从上海带来送你。一样是象牙篦箕，一样是一个五颜六色的木头，镶嵌得很好看的盒子。不晓得你喜欢不喜欢？”

“喜欢的！”爱珍很高兴地说，“谢谢姑少爷！”

“少爷”这个称呼在陈世龙已觉得很新鲜，何况是“姑少爷”？他自己把这三个字默默念了两遍，忽然发觉，他和张家的身分，都在无形提高了！这自是受了胡雪岩的惠；但自己和张家的身分，是不是真的提高了呢？这一点他却有些不大明白。

这些念头如电闪一般在心头划过，一时也不暇去细思；因为人已经到了厨房，先喊一声：“娘！”然后到他丈母娘身边去看她做菜。

“厨房里脏！”阿珠的娘一面煎鱼，一面大声说道：“你外头坐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陈世龙不肯走。

这时是一条尺把长的鲫鱼，刚刚下锅，油锅还“哗哗”地响；阿珠的娘全神贯注着，没有工夫跟他说话，等下了作料，放了清汤，盖上锅盖以后，才用围裙擦一擦手，笑嘻嘻地问：“东西都料理好了？”

“都料理好了，请出店一份份连夜去送，也挑他挣几个脚力钱。娘，”陈世龙又说，“我给你剪了两件衣服。天气快冷了，我又替你买了个白铜手炉。”

“我哪里有闲下来烘手炉的辰光？”做丈母娘的说，“下次不要买——啥也不要买，何必去花这些钱？再说，你现在也挣不到多少钱；一切总要俭朴。”

话是好话，陈世龙不大听得进去。不过他也了解，天下父母心都是如此。所以不管这句腔，把话题扯了开去。

就这样，他绕着丈母娘的身子转，谈到在上海、在松江的情形，絮絮不断地，真有那种依依膝下的意绪。阿珠的娘，一面忙着做菜，一面也兴味盎然地听他讲话；有些事已听阿珠讲过，但再听一遍，仍然觉得有趣。

等厨房里整备停当，入座时又有一番谦让，结果当然是黄仪上坐。阿珠和她母亲原可入席，而这天是例外；母女俩等前面吃完了，方始将残肴撤下来，叫爱珍一起坐下，将就着吃了一顿。

吃完收拾，洗碗熄火，诸事皆毕，而前面却还谈得很热闹。老张回来多日，上海的情形他也很清楚，但一向不善辞令也不喜说话，所以黄仪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。跟陈世龙一起就不同了，他说话本有条理，记性又好，形容十里夷场的风光，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，把个足不出里门的黄仪，听得神往不止。

这种不自觉流露的表情，不要说陈世龙，就连老张都看出来了，因此当谈话告一段落时，他向黄仪说道：“上海倒是不可不去，几时你也去走一趟？”

“那一定要去的。”黄仪也是个不甘雌伏的人，此时听了陈世龙的话，对胡雪岩有了一种新的想法，觉得跟了这个人去闯市面，是件很够劲的事，不过这番意思却不知如何表达，只问了声：“胡先生啥辰光到湖州来？”

“他一时怕没有到湖州来的工夫。”陈世龙说，“上海、杭州方

面的事，怕生了四只手都忙不过来。”

“其实，我们在这里也是闲坐。”

陈世龙听出因头，当时不响。辞出张家时，表示要送黄仪回店；那一个谈兴未央，欣然表示欢迎。于是回到大经丝行，泡了壶茶，剔亮了灯，继续再谈。陈世龙依照胡雪岩的指示，以话套话，把黄仪所希望的“进帐”，探听清楚，然后说道：“胡先生很佩服你的文墨，他现在就少一个能够替他代代笔的人。胡先生经手的事，官私两面都很多，有些事情是不便教第三者晓得的，只有心腹知己才可以代劳。这一个人很难找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黄仪很注意地问，“胡先生是不是想叫我去？”

“他没有跟我说。”陈世龙本来想说：如果你有意思，我可以写信给胡先生。转念一想，这样说法，即表示自己在胡雪岩面前的关系比他深，怕黄仪多心，因而改口说道：“如果胡先生有这个意思，当然直接会跟你商量的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黄仪忽然想到，大经丝行的事也不坏，不必亟亟乎改弦易辙，便即答道：“一动不如一静，看看再说。”

陈世龙一听话风不对，知道是因为自己话太多了的缘故，心里深为懊悔。同时再也不肯多说，告辞回到自己住处，多日不曾归家，灰尘积得甚厚，又忙了大半夜，草草睡下，这一天实在太累了，头一着枕，便已入梦。

睡梦头里仿佛听得屋里有脚步声，但双眼倦涩，懒得去问。翻个身再想寻好梦时，只觉双眼刺痛，用手遮着，睁眼看时，但见红日满窗，阳光中一条女人的影子，急切间，辨不出是什么人？只是睡意却完全为这条俏拔的影子所驱除，坐起来掀开帐门，细看，不由得诧异：“是你！”

“是我！你想不到吧？”

“真是不曾想到。”

陈世龙不曾想到水晶阿七会突然出现。梦意犹在，而又遇见梦想不到的情况，他的脑子里被搅得乱七八糟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只是看看窗外，又看看阿七，先要把到底是不是在作梦这个疑问作个澄清。

“我盼望你好几天了！”阿七幽幽地说，同时走了过来，由暗处到亮处站住脚，拿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在陈世龙脸上膘来膘去。

这下陈世龙才把她看清楚，脂粉未施，鬓发蓬松，但不假膏沐，却越显她的“真本钱”，白的雪白，黑的漆黑，一张嘴唇不知是不是上火的关系，红得象榴花；身上穿一件紧身黑缎夹袄。胸前鼓蓬蓬，大概连肚兜都未带。这触目惊心的一番打量，把他残余的睡意，驱除得干干净净，跳起身来，先把所有的窗子打开，然后大声说道：“你请外面坐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不方便！”

“怕什么！”阿七答道，“我们规规矩矩说话，又没有做啥坏事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——。”陈世龙心里十分着急，就无法跟她好好讲了，紧皱着眉，连连挥手，“你最好请回去！我这个地方你不要来。”

这一说，阿七脸色大变，但愤怒多于羞惭，同时也不能期望她能够为这么一句话气走，不但不走，反倒坐了下来，冷笑说道：“小和尚，我晓得你已讨厌我了。”

看样子，她要撒泼。如果换了几个月以前，他倒也不在乎她，对骂就对骂，对打就对打；如果她要哭，自己就甩手一走，反正没有占她的便宜。但现在情形不同了，这中间关碍着身分、脸面，而最要紧的是嫌疑，在郁四面前分辨不清楚，固

然麻烦，若是风声传入阿珠耳中，更是件不得了的事，因而只好想办法敷衍。

“不是讨厌你，是不敢惹你。”陈世龙这样答道，“你不想想你现在啥身分？我啥身分？”

“你啥身分我不晓得！不过吃饭不要忘记种田人，不是我在胡老板面前替你说好话，你哪有今天？这话不是我丑表功，要你见我的情。我不过表表心，让你晓得，你老早把我抛到九霄云外，我总是时时刻刻想着你。”

这番话叫陈世龙无以为答，惟有报以苦笑：“谢谢你！闲话少说，你有啥事情，灶王爷上天，直娶好了。”

“不作兴来看看你，一定要有事才来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陈世龙又不耐烦了，“你晓得郁四叔的脾气的。而且我——。”

他是要说，答应过胡雪岩，从此不跟她见面。但这话说出来，没意思，所以顿住了口；而阿七却毫不放松：“男子汉，大丈夫，该说就说！你有什么说不出口。”

“跟你不相干！总而言之，你来看我，我谢谢你。现在看过了，你好走了！”

阿七一听这话，霍地站起身来，把脚顿两顿才骂道：“你死没良心！”她咬牙切齿的，“我偏偏不走！”

“你不走，我走！”陈世龙摘下衣架上的夹袍，往身上一披，低头拔鞋，连正眼都不看她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阿七软语赔罪，“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？”

陈世龙啼笑皆非，同时也不能再走了，因为这样甩手一走，就会有人批评：第一欺侮女人，不算好汉，第二，说他连水晶阿七这样一个女人都应付不了。

不走就得另打主意，陈世龙发过一阵脾气，此时冷静下

来，觉得麻烦要找了来，推不掉就只有挺身应付，且看她说些什么？反正抱定宗旨，不理她；等她走后，再到郁四那里和盘托出——原来就要去看郁四，转达胡雪岩的口信，正好“烧香看和尚，一事两勾当。”

于是他拔上鞋子再扣衣纽，阿七还来帮他的忙，低着头替他扣腋下的扣子，露出雪白一段头颈，正在陈世龙眼下，他把视线移了开去；但“元宝领”中的散发出来的甜甜、暖暖的香味，却叫他躲避不了。好在这只是片刻工夫，等把衣纽扣好，随即走到窗前一一张凳子上坐下，预备好好应付麻烦。

“我昨天刚刚到，胡先生有好些要紧的事情，叫我替他去办。县衙门里杨师爷在等我。”陈世龙先表白了这一段，然后提出要求说：“你有话，爽爽快快地说！我实在没有工夫陪你。”

水晶阿七不即回答，想了好一会才说：“本来有一肚皮的话，要细细的告诉你，所以特为起个早来。既然你没有工夫，要我爽爽快快地说，我就说一句：三年前头，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，算不算数？”

提到三年前，陈世龙就知道麻烦不小；那时阿七还没有跟阿四，跟陈世龙有过一段情。情热如火时，什么话都说出来，陈世龙不知道她指的是哪句话？不过也可以想象得到，这句话在这时候来说，一定对自己不利。

因此他先就来个“金钟罩”，概不认帐：“那时的话哪里好作数？”

“什么？”阿七咄咄逼人地，“亏你说得出口，说了话不算数？难道你小和尚是这种没肩膀的人？”

“肩膀要看摆在什么地方？”陈世龙说，“我也不知道你指的是啥？如果说我答应过你什么，比如买衣料、打锡子什么的，我自然有肩膀，倘或有些事情，当时做得到，现在做不到，再